烟台故事

三次从军 赤诚报国

王光禄

在蓬莱城区一军休所里，住着一位历经烽火、初心不改的老兵，他就是今年97岁的梁学盛。梁学盛生于1930年7月，一生三次从军，戎马半生，扎根基层，清正为民。他既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守护“打不烂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”的铁道兵战士，也是守护一方平安、坚守清正底线的公安老兵。

少年从戎守家乡

梁学盛的家乡蓬莱城东的五十里堡村，当年处在日伪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。村内小学的课堂上，宫先生、李先生两位老师，悄悄向孩子们讲述救国道理，痛斥日寇烧杀抢掠的罪行，宣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。在进步思想熏陶下，年少的梁学盛心中埋下爱国种子，村里不少青年也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浪潮中。

因家庭生活困难，梁学盛13岁辍学外出做工。1949年2月，他响应号召光荣入伍，被编入蓬莱独立营1连3排，担任班长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沿海局势紧张，国民党残余部队占据长山列岛，配属武器有大炮、军舰，经常向沿海村民进行炮击挑衅，行为十分猖狂。梁学盛长期驻守蓬莱沿海一线，承担海岸防御警戒任务，严防敌军登陆袭扰，守护家乡安宁。

1950年7月，梁学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军生涯里，他英勇拼搏、屡立战功，荣立集体二等功1次、个人三等功1次、四等功9次，先后获得物质奖励4次、工程奖金二等奖1次，荣获胜利功勋荣誉章一枚，累累荣誉见证了他舍身报国、冲锋在前的军人本色。

铁血鏖战异国疆场

1951年秋季，梁学盛所在部队临危改编，抽调骨干作为志愿军补充兵员，从山东奔赴朝鲜战场。

1952年冬季，梁学盛随部队跨过鸭绿江，被编入铁道兵某部。作为铁道兵，他的任务是守护阵地、抢修被敌机炸毁的铁路与桥梁设施，保障前线物资运输。美军发动“绞杀战”，持续轰炸铁路交通线，试图切断志愿军的后勤补给。异国寒冬，忍冻挨饿是家常便饭，部队恪守“轻伤不下火线，重伤不叫苦”的信念，昼夜抢修抢建。

一次遇到敌机轰炸，爆炸的气浪猛地将梁学盛掀翻在地，一块拳头大小的煤块狠狠砸在他胸口，他瞬间觉得胸闷窒息。抢修任务紧迫，他强忍剧痛，一声不吭地继续坚守岗位，没有向任何人诉说伤情。战火留下的旧伤潜伏多年，直到1971年又复发。梁学盛拍片检查时，影像上胸部的阴影一度被怀疑为恶性肿瘤。时任潮水公社党委书记当即表态：“老梁是功臣，有病一定早治，公社给报销费用。”几经周折，梁学盛持介绍信远赴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就诊，专家结合战场外伤病史，最终确诊为外伤淤血结块，排除了肿瘤。一场虚惊背后，是老兵不言苦的铁血担当。


梁学盛

因常年坑道作业，受扬尘侵蚀，梁学盛患上了尘肺病。即便身带伤病，他始终带病坚持作业，从未向组织提出伤情认定、残疾评定的要求。

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，当时朝鲜战场是现代化、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立体化战争，没有前后方之分。上甘岭战役，敌我反复争夺阵地，志愿军重创敌军，彻底粉碎了敌人“摊牌作战”登陆的阴谋。1953年7月27日，《停战协定》签署，梁学盛随部队奉命回国整编。

1954年冬，阔别家乡十余年的哥俩返乡，一家人终于团聚。村干部登门，送来“光荣之家”红牌。梁学盛感慨道：“保家卫国，义不容辞。当国家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挺身而出。光荣不属于我个人，属于共产党、属于牺牲的革命烈士，属于全体志愿军和拥军乡亲。”

三次从军践初心

1953年回国整编后，部队落实政策：21岁以下党员骨干留队，21岁以上老兵转业。身为班长的梁学盛被分配至柳州铁路局。归国后他曾罹患严重疟疾，高烧濒死，依靠稀缺的金鸡纳霜（奎宁）才保住性命，因难以适应南方湿热气候，他选择返回蓬莱原籍。

到蓬莱民政局报到时，工作人员询问他有什么特长，梁学盛说：“我会使用冲锋枪，这项技能可派上用场吗？”恰逢武装侦察中队缺少教官，他开启第二次服役，保留原待遇（行政23级）。1958年被提拔为干部，从事公安人事工作。

1961年，他以公安特派员身份进驻马格庄公社，后调入潮水公社派出所，1971年担任潮水派出所所长。1976年派出所转隶武警边防部队。1979年，49岁的梁学盛第三次穿上军装，先后在衙前、山后初家边防派出所履职，1985年8月离职休养。

在边防派出所，他既是武警年轻战士的教官，也是引领青年立身做人的领路人。亲友想来托关系买便宜渔货，他绝不利用职权谋私，接待亲友自掏腰包置办酒菜、垫付鱼钱，久而久之，亲友都不再托他办这类事情了。

七十多年岁月流转，从保家卫国的志愿军铁道兵，到守护海疆平安的公安边防老兵，梁学盛一生三次从军，把忠诚刻进骨子里，将清白记在心间。硝烟远去，老兵初心不改，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：保家卫国，义不容辞。

胶东风物

毛扣儿

王东超

前段时间我写一篇关于“黄扣儿”的文章，遍查资料，发现《牟平方言词典》中“黄寇子”词条描述的与黄县人所说的“黄扣儿”基本一致，可以确定“黄扣儿”为鲽科棱鲽属鱼类。但“寇”字在这里是没有讲儿的，只是同音替代。我请教一位长岛的朋友，他说长岛没有“黄扣儿”这种叫法，不过有一种鱼叫“毛扣儿”。

查找鱼类志，毛扣儿的学名叫黄鲫，为鲽科黄鲫属鱼类，和鲽鱼（又名离水烂）、“黄扣儿”、刀鲚（又名毛刀鳞儿、长江刀鱼、黄河刀鱼）、凤鲚（又名凤尾鱼、鲚子鱼）都属于鲽科。体长而侧扁，背缘窄，头小吻短，口部大而斜，下颌较上颌短。这种口部结构使得黄鲫在捕食时能够迅速张开大嘴，将食物吞入腹中。它的腹部自胸鳍下至臀鳍前为锯齿形棱鳞，鳞大，为圆形。吻和头侧中部淡金黄色，体背部青绿色，体侧银白色。黄鲫为暖温性近海中下层鱼类，体长一般不超过20厘米，属中小型鱼类。喜集群栖息于水流较缓的泥沙底海区。白天栖息的水层较深，夜晚上浮至表层。摄食浮游甲壳类、鱼卵、仔鱼。每年五六月份从黄海越冬场进入渤海作产卵洄游。

黄鲫为我国沿海广泛分布的中小型鲽科经济鱼类。随着带鱼、小黄花儿、鲅鱼等传统海洋经济鱼类资源衰退，黄鲫等小型鱼类逐渐成为中国近海渔业的主要捕捞对象，渤海、黄海年产量达万吨。黄鲫分布既广，土名遂多，有“黄鲫鱼”“黄鲫子”“黄尖子”“黄雀”“薄鲫”等。明屠本畯《闽中海错疏》卷上：“黄炙，似鳎而小，多鲠细鳞，味不甚佳。”以“炙”为名，意为此鱼体小而薄，宜干制烤食。“黄炙”即黄鲫，自古以来南方以烤食为主。

更多的地方称其为“毛口”“麻口鱼”（有误写作“马口鱼”的，马口鱼为鲤科马口鱼属淡水鱼类）、“毛扣儿”“油扣儿”。根据发音情况，字应作“扣”。为何以“扣”为名呢？广东人称鱼胃为“鱼扣”，啫啫鱼扣是经典粤式砂锅啫煲菜肴。锦州的一位朋友说，当地老话叫它“把脐”，意为它的肚脐处像屎一样。因为这种鱼容易破肚儿，往往从“脐”处开始腐败，从这里流油。“油扣儿”的意思差不多，这叫法是从庄河、凤城那边传过来的，那里说的是胶辽官话。

“扣”何以有破败之意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还是文登的一位朋友帮我解开谜团。文登话里有个词叫“茧儿扣子”，指柞蚕和桑蚕的茧子出蛾后的空壳。出蛾的蚕茧上会开出一个洞，还会留下溶茧酶和蛹期代谢物的痕迹，看上去破破烂烂的。出过蛾的茧子和鱼胃外形都有点像过去衣服上的盘扣，故称为“茧儿扣子”“鱼扣”。在文登话中，“茧儿扣子”也喻指衣服被揉搓得皱皱巴巴的样子，比如：衣裳叫孩子搓搓得成个茧儿扣子了。黄鲫体薄油多，和“离水儿烂”一样容易破肚儿，烹饪时用油一炸也是腹部刺都露出来，和茧儿扣子一样显得很不规整，故以“茧扣”名之。后来因为黄鲫胸鳍延长为丝状，看上去毛毛糙糙的，故和毛刀鳞儿一样加一“毛”字，称为“毛扣儿”。或如乱麻，称作“麻扣儿”。又因油多，称为“油扣儿”。

毛扣儿体小、肉薄、油多，毛毛刺儿也多，鲜食以干炸或干煎最佳，因其油性大，吃起来还是很香的。亦宜于加工成干制品，春季的晒干品为白色，秋季的晒干制品呈淡黄色；其咸干品的吃法也多以油煎或火烤为主。毛扣儿食用方法与毛刀鳞儿差不多，但价钱要比毛刀鳞儿便宜一些，早年一斤五块钱左右。

“名物”指事物的名称、特征等。关于名物的研究，称之为“名物学”。在研究方言的过程中，我深感名物考证之不易。传统名物考证，主要从文献本身出发，以训释具体字词的方法，做出对名物的解读。而方言名物考证，既要联系古代典籍，又要结合方言俗语，有时还要运用历史的、考古的、科技史的、生物学的等等各种知识，属实不易。

例如：黄县海域曾经盛产的沙氏下鱵，鲜食时叫“针娘儿”，干制之后烧烤摊上烤着吃就叫“马步鱼”。叫“针娘儿”是因为下喙延长如针，身体纤细如闺娘儿，怎么弄成鱼干后就跟“马步”扯上关系了呢？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，后偶翻社会学者李金莲的论文《中国民间的月经隐语与文化变迁》，过去没有卫生巾之类，女人来月事了用的是“月经布”，又称“月事布”，就是干净的长方形布条，两端缝有带子可系在腰间，中间放草纸、草木灰、碎布、棉花等吸收经血。北方一些地方隐语称为“骑马布”，“马布”是简称，也是更隐讳的说法。针娘鱼加工时去头，把肚子里一刮，摊成长条，其形状正如“马布”，故称“马布鱼”，写作“马步鱼”是同音致讹。这个考证，是名物学与社会学的结合。“毛扣儿”一词的考证，是名物学与方言俗语的结合，我觉得也应该是正确的。